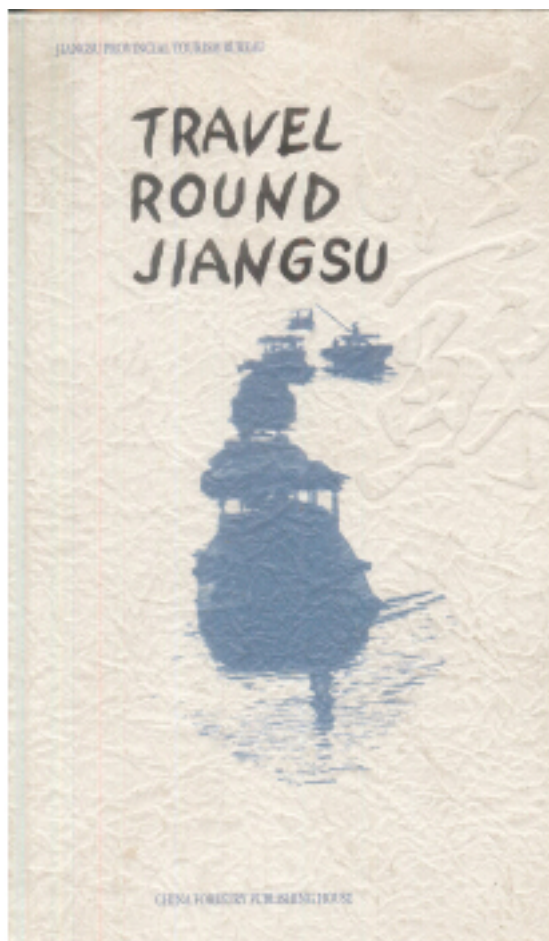


Travel Round Jiangsu



[Travel Round Jiangsu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江苏省旅游局 编

[Travel Round Jiangsu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拿到书的时候，真心是拒绝的，只有外面的快递袋子，没有多余的包装不说，书还是脏的，还有明显的手印，哪怕用个透明的袋子装一下也好啊。看了一下内容，印刷也有错误，泰州的拼音写成tiazhou，连云港的拼音写成lanyungang，我真的…没法儿给好评

最近正在读两本书：英国李约瑟先生的《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》；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两部书都写于四、五十年前，中文版出书距今也已十多年了（冯先生原著亦为英文版），可是，无论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考察的缜密，推论的恰切并富于启示，据笔者有限的阅读，还未见人能及李约瑟先生；至于冯友兰先生叙述之清晰，语言之流畅，观点之精当，更非一般著述哲学文章人所能企及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两部著作一点没有因时间流变而失色。细细咀嚼它们，我不仅得到许多知识的启发，更从其中获得许多“思维的乐趣”（王小波语）。

由此，我想到书与书评的距离。眼下的书评，在数量上是较为有限的。就这有限的书评，百分之九十还都给了刚刚面世、甚至还未来得及面世的图书。这些未经过时间沉淀的书评，除去很少确有真知灼见，又能不为哥儿们友情所惑的文字，极易流于广告。

笔者以为，书评与书之间，是需有一段距离的。这距离可分两方面。一、时间距离。就我们的阅读经验看，许多著述，是需经过一段时间（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时间）洗礼才可发现其价值或无价值的。书评来得太快，一些经时间洗涤逐步显露光泽，当时并未被充分注意的书就可能长久掩埋，难为人们汲取营养。譬如前面所举《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等。而一些初粗看来还过得去的东西，保不准几个月后便会销声匿迹（这种情况在媒体发达的今天事例尤其见得多）。

再有一些大部头套书，尚未面世，便召开发布会。学者名流、政府要员请一个遍。分明刚刚交给的书，便要他们发言表态，硬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这个时间差距是不是太小了点儿？这样发行式的报道或座谈会纪要，我能随便听，并撵着去买他们推荐的书？

一年前一本尚未全部面世的小说，被数个有条件先睹为快者称为“可以走向世界的经典”，措词极为“前卫”；但从实际刊出的几章看，似乎手法运用、文字精纯方面还未见十分到位。一位评论家读过后大约还不很自信，希望自己能抽出时间再读一次才可发言，态度虽不明朗但却较为可靠。

时间距离外，还有人情距离。这是个很难判断的问题。倘若朋友同行一部书写得的确很好，书评者在喜欢书的前提下予以评述，这亦无可厚非；倘若纯出于友情，失却评判标准，叙说一番作者的生活情况或彼此友情等书内容以外的话题，或干脆当个吹鼓手，“经典”、“传世”、“深刻”……一阵乱喷，设一个被人称为美丽的“文字陷阱”，成为促销广告，把读者引个懵头转向，使他们在破费了时间金钱后，才发现自己买的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。这就不仅大大败坏了“书评”的声誉，而且很有些图财害命的意思（鲁迅先生曾说：无端浪费别人时间，其实无异于图财害命）。最近有消息报道，两本重要的学术刊物，已停止刊登书评文章。此举虽然显得有些严厉，但无奈的心情却颇令人理解。

早在30年代就为书评事业作出很大努力的萧乾先生，当年就订下一个原则：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，不评赠书。这样就自觉拉开了人情距离，使书评多了可靠不欺骗的学术分量。至于时间距离，我想报刊编辑们也当有意识关注一些已经过往但仍有意义、价值的书，或约请一些作者，写一些在他们阅历中发挥大作用的书的评论，将那些真正饱含人类精神精粹的作品张扬出来，这样不仅传递了文化的文明火种，也可挽救眼下书评声誉下滑的颓势。从这个角度去考察，“距离”又几乎是对书评者学术能力和文化良知的丈量了。

[Travel Round Jiangsu_ 下载链接1_](#)

书评

[Travel Round Jiangsu_下载链接1_](#)